

# 老兵日記(三)

顏嘉德

八年抗戰，以日本投降作結，本來我們已經可以回家了。如果抗戰勝利之後不要裁員，直接打共產黨的話，不到兩年共產黨也應該完了。那個時候國軍要裁員，裁到只剩 200 多萬人。國軍裁員主要是由陳誠負責的，俞大維及何應欽都不主張裁員，他們認為應該要先把共產黨問題解決了，再裁部隊，但那時候老先生（蔣總統）聽陳誠的，希望三個月內裁員結束。

民國 34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的時候，共產黨不到 30 萬人，到同年年底過年的時候，共產黨就超過 100 萬人了，大部分都是國民黨裁減的軍隊過去的。毛澤東說：「老蔣不要，老毛要。此路不通，去找毛澤東。」他們這些口號都很實在，很容易聽得懂。國軍裁員後一律發兩塊銀元，你是山東人，要從雲南貴州回山東，兩塊銀元根本就不夠。於是共產黨就透過宣傳說，到他們那邊有飯吃，把人吸引過去，所以共軍裡面可以說起碼有 50% 以上都是國軍。那個時候不像現在交通那麼方便，他們都是一步一步用走的，當然很不服氣。想當年我拼死拼活把日本打垮了，本來要回家，現在家回不去了，官也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當然在心裡面就會覺得你對不起我。共產黨利用這個機會喊出口號「你不讓我活，我也不讓你活」，把這些被裁員的人籠絡過去。國軍對日抗戰，都是一致對外，因為日本是外國人，因此不論是什麼地區的人，都是為了消滅日本在努力。結果消滅日本以後，自己人跟自己人卻打了起來。

共產黨作戰的信條是：「能打的就打，不能打就跑」、「不打沒有把握的仗」，所謂「把握」就是作戰準備，他們都是用人海

對付我們的火海，目的在消耗我們的子彈。共軍打我們，通常前面都是民兵，像海水一樣，第一波上來，第二波又來，後面還有第三波、第四波向前衝。民兵不向前衝不行，後面有共軍督戰，如能衝到國軍陣地前的射擊死角就安全了，所謂射擊死角就是槍打不到的地方。民兵沒有槍，但有四顆手榴彈，他們可以投手榴彈炸死你。我們看到他們衝上來的，都是老百姓在前面，儘管我們不想打他們，可是他們衝上來會搶你的槍，會用手榴彈炸死你，所以我們非打不可。我是重機槍連的排長，一個連有三個排，一個排有兩個重機槍班，一個班除了步槍外，還有一挺重機槍，一挺重機槍一分鐘可射擊 250 發子彈，戰場上不怕步槍，不怕砲兵，就怕重機槍連發掃射，尤其三個重兵器連就有 18 挺重機槍。就以我的機槍排在山東費縣、鄭城作戰來說，我們陣地前的死人屍體已經成堆、成牆，擋著槍打不出去，我們只好把槍搬出來利用屍體當掩護再打。到最後民兵的攻勢完了，共軍就來了。不過真正的共軍打仗，不如民兵，一窩蜂地亂衝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人海戰真相。

民國 36 年 4 月我軍奉令襲擊蒙陰卞橋共軍補給站，但我們留下重武器、裝備及團直屬部隊跟第三營留守費縣、鄭城，由謝麟德營長統一指揮。村內首先實施人流管制，准進不准出，重機槍配屬步兵連，加強戰備，劃分責任區，發現敵人，由連長掌握射擊時機。到深夜敵人果然來了，他們先製造噪音，引誘射擊以藉機發現我軍位置，我軍沒有上當。待敵人進入我火力有效範圍，他們不知道我守軍火力強大，還大聲吶喊，製造震撼作用，待敵人一湧而上，一波又一波地衝來時，在我強大火力壓制下，未能得逞。是時我奔襲卞橋的部隊返防，敵以為援軍到來，便棄下傷亡逃逸，這一場鄭城留守處保衛戰大獲全勝，共軍吃了一次大敗仗。

抗戰勝利全國都很高興，當時東北的滿洲國留下了幾十萬人，滿洲國有一位負責人員臧式毅跟我們軍法總監何成濬說：「你給我們一個部隊番號，再派幾個將領過來，這個部隊就是你們的了。」亦即東北剿匪交由他們負責，中央負責指揮。俞大維與何應欽贊成，但陳誠不要這幾十萬人，老蔣聽了陳誠的話。陳誠的意思說：「我們這邊在裁員，那邊我們要這麼多人幹什麼？」陳誠認為共產黨問題在三個月到六個月內就可以解決，俞大維與何應欽非常不同意陳誠這種說法。後來共產黨去接收了這個部隊，又收編汪精衛的40萬人，再收編民團，擴充約100萬人。假如當初這個部隊是由國軍接收的話，東北就不會這樣子吃敗仗，那天津、北平、徐州也都不會吃敗仗。

抗戰勝利之後，老百姓生活非常苦，政府接著裁員，造成了社會動盪不安，那時候社會流行著五大害的說法，五大害是新聞記者、軍官總、國大代表、青年軍及傷病兵，這些人天天在鬧。後來美國也不支持我們了，共產黨的宣傳做得比我們好，他們在美國國務院、大學裡宣傳得很好，美國馬歇爾本身就是親共人士，美國運到中國的裝備，有一部分分給共產黨。再加上我們內部不團結，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失敗這麼快的原因。

李宗仁與白崇禧這麼處心積慮想把老蔣弄垮，他們都沒想到把老蔣弄垮了之後，你也會馬上垮的。在徐蚌會戰的時候，邱清泉與黃百韜之間有點過節，<sup>1</sup>這是私人恩怨，但卻影響到了國家，後來又回過頭來影響自己。邱清泉不去支持黃百韜的結果是黃百韜被消滅了，而邱清泉後來也在青龍集被包圍時自殺！我們部隊裡面到處都是匪諜，連裡、營裡、團裡、軍部及司令部都有，共產黨人對我們很清楚，我們卻連他們在哪裡都不知道。我們在哪裡駐防、走哪一條路線，人家都很清楚。我們在大陸時不知道什

麼是保密防諜，這是來到臺灣才有的，到了臺灣之後，社會上有白色恐怖的說法，在我們軍隊裡面叫保密防諜，臺灣假如沒有因私菸引發的二二八事件，臺灣就沒有今日的存在。

因為有了二二八才有引蛇出洞，發現臺灣共產黨有個主要負責人叫蔡孝乾，2 他被抓了以後，就在情報局那邊承認了，後來他在情報局一路升到少將。蔡孝乾下面指揮謝雪紅，3 謝雪紅下面是吳克泰，4 吳克泰就是介紹李登輝入黨的人。共產黨在汐止山裡面有一個幹部訓練班，早晚都要升降旗，不過他們是升共產黨的旗子。你看在臺灣這種狀況，二二八的時候，高雄有一位政府職員帶領一隊人員到高雄要塞叫彭孟緝投降，5 彭孟緝沒有投降，並且訓斥他們。結果抗議的人都跑回高雄，聯絡更多人，要到鳳山灣子頭軍營那邊去，因為營區裡面存有兩個師的裝備。等到這些人已經到了鳳山，鳳山軍隊有規定不准打老百姓的，鳳山與灣子頭之間有曹公圳，溝圳那邊有個橋頭堡。那時候彭孟緝派人去橋頭堡阻止，打死了幾個人之後，高雄才安定下來。

這時候臺中及嘉義都打到營房裡了，他們叫營房裡的部隊投降，這些事件其實都不是臺灣老百姓要做的，都是共產黨在背後操弄。中部共匪的領導人謝雪紅跑回大陸去了，吳克泰也跑去了大陸，如果說他們成功了，還有自由民主的臺灣嗎？臺灣早就是共產黨的了。假如共產黨來了，那類似文革十年風暴，在臺灣鬥爭要死多少人呢？所以說沒有二二八，臺灣沒有今天。我們從這方面看，如果說是殺了幾個匪諜，就叫作白色恐怖，那日本殺的人會少嗎？

6 我在臺北士林中興營區服役的時候，在營區後邊有一戶人家，他有七個兒子，老三及老五被槍斃了，石媽媽從來沒說這件事情。我們部隊有沒結婚的老士官，都在他們家住、吃飯。他們

並沒有恨，沒說不該殺他們的兒子。我覺得操弄二二八是不對的，他們應該看看原始文件與更多資料，若只看一本書很危險，它會左右我們的想法，看半本書也很可怕，要看很多書才會綜合判斷是非。

我們的部隊裡面有共產黨員，他們藏在部隊裡面都是不露動靜的，都表現得很好。比方說徐蚌會戰的初期，國防部早就知道共產黨在拿下濟南後，就會攻打徐州，但是都不說，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就是匪諜，直到民國 37 年 10 月 26 日國防部才說共產黨準備要攻打徐州了，7 實際上共軍都早已調動好了。那時候已經到 10 月底了，共產黨準備開打了。但國防部都不向老先生（蔣總統）說，老先生直到 10 月 26 日才知道，之後才準備調動部隊。原本他 10 月 27 日要到徐州開會，結果他臨時派了何應欽過去。開會之後，部隊一直到 11 月 3 日才開始分別從連雲港及海州調動。大部隊走路一天頂多走 30 或 40 公里就很不錯了，我們部隊走了幾天，我們走到哪裡，共產黨那邊都很清楚，11 月 6 日我軍第三綏靖區就投降了！我們那個部隊一投降，共軍部隊就長驅直入了，這時候黃百韜還沒到徐州，他們還走在半路上，剛走到輾莊那邊，共軍就來了。我們部隊做了很多很好很堅固的工事，結果都沒用。

胡宗南當師長的時候，8 北大一個學生服務團組織來到部隊，他召見學生服務團時，有個學生熊向暉就跟胡宗南說愛國者有三種，一種是愛國的要重用他，一種是反愛國的就殺，一種是不愛國的要教育他。胡宗南就把他留下來，後來慢慢把他升級，連他到美國讀書、結婚，都是胡宗南給他作主，後來他卻成了匪諜秘書。

那個時候沒有去考察他的身分及思想，其實也沒有管道知道這些，只知道他們是愛國學生，不一定每個學生都是共產黨員，但共產黨員可以去當學生，學生也可以被共產黨吸收去當黨員。胡宗南就沒摸清楚共產黨員在學校是做了哪些活動？他的忠貞思想是在哪邊？所以我們部隊裡，在將軍身邊多少會有共產黨員。

劉斐一開始就是跟白崇禧他們在一塊的，他去日本留學也是白崇禧作保的。後來劉斐遇到李富春匪諜，說不入黨比入黨好。共產黨對劉斐的栽培是他擔任作戰參謀時，共軍找一個師給劉斐打，讓劉斐把共軍的師打跑，表示這個人很會作戰，可以消滅共軍一個師。白崇禧當國防部部長後，乾脆就把他調到國防部裡面跟他一塊工作，所以到後來徐蚌會戰的時候，白崇禧還不相信劉斐是匪諜。劉斐這麼會作戰，怎麼會是匪諜？

我當兵入營，我班上就有一個共產黨員，他是我們班的機槍手，他叫齊應樹。他是全師輕機槍射擊比賽的第一名，吉星文把他調去當衛士。他學問很好，我的四角號碼知識是他教我的。有一次我生病了，躺在一個地方，做夢叫了媽媽，他說：「顏嘉德，你想家了？」我說：「沒有啊！」「還沒有，你做夢都叫媽媽。」

我們營長是軍統出身，有次上面覺得他們師部眷屬有點不對勁，就叫我們營長去查。因為我營長跟師部很熟，他查了一段時間後，給上面做了回報，他說他所監視的人都沒有什麼外務，也沒跟其他人有什麼接觸，他的電報呈給上面之後，就再沒後續要處理了。

等徐蚌會戰結束後，我們營長被俘虜了，在華東共產黨的軍區接受改造。我的營長後來跟我說，他在吃飯的時候來了一個兵，提著槍，拿一張紙條在那喊：「誰是謝麟德？」我的營長回應了他就是，士兵說有人來看你，謝麟德想怎麼會有人來見他？士兵

帶他到一間房門外，讓他自己進去。原來改造處的處長是齊應樹，齊應樹說他要感謝營長曾經救他一命，要不是謝營長發一個電報說他沒問題的話，他早就被槍斃了。因為上面已經發現他了，營長發了一個電報向上面說明他們弄錯了。齊應樹後來有給謝營長換了個位子，可見他的官階應該不小，但是之前他在我們的部隊裡都看不出來，是後來謝麟德跟我說的，我就問他：「你後來換了什麼位子？」他說調去當紀錄員，他不用發言，光是寫紀錄就行。可見我們的部隊裡，到處都存在共產黨員。

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戰場上有個地方不同，被共產黨軍隊抓去當俘虜，他們不會刑求俘虜。他們還會給你吃幾天好的，有饅頭、有白飯、有餃子、有肉，然後教你唱一唱東方紅，叫人來跟你講毛澤東怎麼好，給你好好招待幾天，就放你回去了。國軍抓到匪諜，下場就是槍斃。共產黨這樣對待俘虜，國軍士兵只要被俘過一次，之後即使回到原部隊繼續與共產黨軍隊作戰，他們就不會拼死了，因為當俘虜沒關係，當俘虜他們不會殺人。可是共產黨軍隊與我們打仗，就非要拼命不可，因為當了俘虜就會被槍斃，共產黨人的做法確實比較能籠絡人心。我被共軍俘虜過一次，前後三天，這三天就給你吃一吃飯，唱一唱東方紅，說一說這個好、那個好，但是我們有我們的中心思想，他們說多好，我們聽不下去，他們叫我們做什麼，我們也不敢反對，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，那時候我們同時有很多人被俘虜。

我們部隊原先還有 10、20 萬人，後來在民國 38 年 1 月 10 日那一天，我們軍隊垮了沒地方吃飯，只好到村莊找東西吃，走到哪裡都是他們的部隊，他們會讓你到他們那邊吃飯，只要你不要帶武器，你要到哪裡都可以，但你帶槍就不行了。在戰地上到處都是槍，你要搵幾支槍都可以。

我有老鄉張居德，大家都已不打了，只有他一個人還躲在碉堡打，共匪兵說：「不要打了，你打幹什麼？人家都走了，就你一個人在打。」他出來一看，左右都沒什麼人了，他還揹著槍跑，共匪兵又說：「槍不要了，你要槍，你要揹多少，就揹多少。」他也把槍甩了。以後他到臺灣來，我們在一塊，他在我家過生日，他過世了還是我帶著他的骨灰回家鄉去。

我們之前在山東跟共產黨軍隊打仗的時候，共軍不會直接跟我們打的，因為他打不過你，就不跟你打，你來了他就跑。等他打得過你的時候，他才打你，一打他就勝。比如說這個地方有一個國軍的師，他就來五個師、六個師、七個師打你，這叫「以大吃小」。他打得贏就打，打不贏就跑，這就是「不打沒有把握的仗」。還有另一個叫「圍點打援」，圍點就是把你圍起來，不一定馬上消滅你，他就是等你外面援軍來，他再來打你那個援軍。

國軍冬天的衣服補給很重要，我們戴的手套，食指要跟拇指分開，這樣才能握槍、扣板機。冬天作戰的時候，必須有二個人或三個人一塊放哨，一個人放哨會被共軍摸哨，三個人一塊放哨要運動，天氣冷的話不能蹲下來，一定要在那個地方走來走去，自己做自己的運動，否則蹲下去就站不起來了。

真正的國共大會戰是在徐州，我們在棗莊、台兒莊那邊守防，起初我們遇到共軍，他們就跑。在徐蚌會戰之際，中央高級部門早已潛伏了匪諜，只要國軍一調動部隊，共產黨就會知道哪個國軍部隊在什麼地方，共軍就會去打他們。我們的作戰計畫，共產黨那邊都知道。濟南失掉以後，共軍就準備打徐蚌會戰，我們到10月底才知道，實際上中央高級部門的匪諜，像劉斐、郭汝瑰他們早就知道。9 我們作戰之所以失敗，就是因為我們內部的高級部門潛伏太多共產黨員。你的倉庫在哪裡？你的兵力怎麼部署？



你的工事怎樣做？在什麼地方？共產黨都清楚，而且共產黨作戰，要在哪裡作戰，他們會有一段時間去準備，比如他們的連長換裝後，就會到這個地區來偵查，就是先看這個作戰地區。他們要到哪個地方作戰，他們都先知道，他們下面當兵的都知道什麼時候要打仗，只有我們國軍不知道，我們連團營長都不知道部隊要調到哪裡去，共軍那邊的一般兵卻都知道我們部隊要調去哪裡。

在徐蚌會戰開打之前，附近的鄭州、開封、濟南、曹州、都已被共軍先占領了，徐州只剩下一座孤城，經過蚌埠、宿縣這邊，就是京浦路。京浦路剛開始還有通，後來開始打仗的時候，共產黨就把宿縣占領了，京浦路也就被切斷。也就是說，徐州附近的所有地方都失守了，徐州成為共軍的最後目標。民國 36 年以前，毛澤東的策略就是打得贏就打，打不贏就跑，他能消滅你一個師，你就少一個師。共軍主要是陳毅負責徐蚌會戰，10 實際上劉伯承也提供了一部分的力量。劉伯承的部隊主要在鄭州、11 開封這邊，可以牽制西北的胡宗南和湖北的白崇禧。

國軍在河南的軍團司令是張軫，他弟弟是河南省省主席，白崇禧知道張軫的部隊不穩，於是把他撤到武漢，張軫後來是在武昌投降的。本來國軍在鄭州、開封、曹州、商丘是劉汝明的部隊，在張軫撤走以後，劉汝明就撤到商丘這邊來。商丘是在徐州西邊，河南跟江蘇交界的地方，33 集團軍叛變了以後，就把劉汝明的部隊調到蚌埠，然後只留一個 181 師在商丘。

國軍打仗的時候，每個地方部隊都有其軍事任務，所以胡宗南及白崇禧的部隊不可能輕易調到徐州去支援，白崇禧的任務就是防守華中，華中包括江西、湖北、安徽、湖南，這些是白崇禧的戰區，各守各的戰區。如果你將他的部隊調到其他地方，假如敵人來了，他就沒部隊可以應付了，所以部隊調不開成為敗因。

共軍的策略是成功的，他們把胡宗南的部隊阻隔到西北去，讓國軍部隊彼此無法支援。所以東北完了，天津完了，河北完了，這邊就剩三個孤立的地方，一個是西北，胡宗南在那裡，一個是華中，白崇禧在這裡，一個是華東，那邊有劉峙與杜聿明。除了部隊無法調動之外，另一個敗因就是部隊跟部隊之間無法相互合作。

鄭州是一個軍事要地，劉伯承與鄧小平原本預期不好打，估計鄭州應該是擺置重兵的地方，後來他們打鄭州時，發現裡面的國軍幾乎全部撤走了。實際上國軍部隊也都沒有戰力，國軍部隊雖號稱有一個軍團，但是其中的兵力根本不到三分之二。這有兩個原因：一是部隊作戰損耗；二是部隊被打散之後又收編了散兵，這種部隊連步槍、兵員都不足，何來輕機槍、重機槍，砲就更不用說了。所以到後來打著打著，甚至沒有打，軍隊就走了。

抗戰勝利後停止了徵兵、交稅兩年，又裁掉好多軍人，然後你又要再來徵兵、再補充兵員。與其要再徵兵，不如一開始就不要裁兵，所以我們在徐蚌會戰以後部隊根本就沒有戰力。反觀共產黨軍隊都是完整的部隊，共產黨吸收我們散軍的武器及人員，他們的部隊及武器都是完整的，所以他們一來打的話，我們打不過，何必跟他們打呢，有的部隊為保存實力就跑了。裁軍是由中央所做的決定，中央要解散你這個軍，這個軍長也沒有話說，裁編的意思就是裁掉這個部隊，編到那個部隊去，以補足戰爭的損耗。部隊裡面的長官就會被調到軍官隊去，有些就編到其他部隊去。那個時候全國光軍官總隊就有 36 個，這些吃閒飯的人太多。

徐蚌會戰國軍的部隊有 80 萬，這是按編制算的，共軍是 60、70 萬，但是共產黨的民兵超過 200 萬。他們的後勤都是民兵，部隊主要是負責作戰。我們的部隊，不僅要負責作戰，還要負責運輸糧食、彈藥、傷患等，所以共產黨說他們是 60 萬軍隊，表面

上是沒有國軍數量多，但實際上共軍投入戰場的人數是更多的。國軍在作戰的時候並沒有兵員補充，對於傷者，剛開始還可以運送到後方，到後來都運不出去了，戰地裡面是有醫院，但已沒有藥品。所以我們在徐蚌會戰的時候，凍死的、餓死的、病死的、被砲彈打死的相當多，而且國軍是死一個少一個。

我們部隊在棗莊及台兒莊那邊投降了 3 萬多人，不過，後來他們又跑回來 1 萬多人，於是我們就回復了兩個軍的番號，77 軍及 59 軍。77 軍軍長王長海奉命要前去安徽整補，因為要把眷屬一塊帶走，所以就延遲了兩天，結果走不出去，被包圍，後來這個部隊的人數也就越來越少了，少到最後就整編成一個團，由謝麟德擔任團長，負責把這個團送給孫元良。

徐蚌會戰打得很激烈，國軍在徐州被包圍，部隊作戰時吉星文頭部受傷送往上海，邱清泉所率領的部隊才是完整的軍團。共產黨的第一目標就是要消滅黃百韜，黃百韜被消滅了以後，徐州的國軍戰力等於是消滅了三分之一。黃百韜的部隊被打了兩個星期，邱清泉的支援速度太慢了，中間共產黨以圍點打援的策略，迫使邱清泉的部隊無法過去支援，邱清泉的部隊在半路上被絆住了。就在這兩個禮拜，黃百韜的部隊被消滅了，死了相當多人。沒有死的就被俘虜，補充到共軍裡面，所以共產黨部隊越打越多，我們是越打越少，因為我們沒俘虜到他們的人，他們卻收編了我們許多士兵。

徐蚌會戰打到最後國軍已沒兵可以調動了，白崇禧的七個軍團，把黃維調過來支援之後，12 就剩六個。後來白崇禧又在宜昌那裡再成立一個軍團，但蔣中正一定要調動這支部隊，雖然白崇禧答應了，不過從宜昌到徐州的距離還滿遠的，於是國防部就召集會議討論以什麼方式來運送軍隊。宜昌沒有空軍基地，老河口

有機場，不過有飛機，沒有油，於是空運不是辦法。走路更不可能，從宜昌走到徐州至少要三十天。船運走到武漢，過不去，於是老先生著急也沒用。

徐蚌會戰結束後，上海打了幾天也丟失了。最後白崇禧一再想辦法，想把老先生弄垮，要李宗仁接任，但實際上李宗仁也是沒辦法的！李宗仁及白崇禧都是桂系軍閥。老先生最後要胡宗南撤到四川去，實際上沒有撤離多少人，中間投降的也有，運也運不過去，車子沒那麼多，也沒那麼多飛機。白崇禧先撤到湖南，再撤到廣東，準備從雷州半島到海南島去，他花了很多錢去海南租船，船租到了，也準備過來接人，但是人卻來不了，因為路上被共軍攔截住，他的人不能到雷州半島這邊，於是他們改方向去到越南十萬大山。13十萬大山位於中國與越南的邊界，國軍進入越南是在沒有糧食與彈藥補給的情況下，人員也因傷亡而減少。

我的老鄉杜鼎是屬於白崇禧的部隊，他是軍長，屬於陳明仁的軍團，陳明仁叛變之後，他軍團的三個軍通通都跑回來，陳明仁沒有帶人過去投降共軍。我的老鄉杜鼎也帶著部隊進入十萬大山到越南，大概就是一個不足數的軍，後來跟黃杰的部隊在越南會合，14 一直到民國 44 年才全部回到臺灣。另外，李彌的部隊在雲南被龍雲扣押起來，並且逼他投降，李彌就答應跟龍雲合作，但部隊不願投降，並跟李彌說：「你要走就走，我們不傷害你，但部隊你一個都不能帶走。」李彌後來想來臺灣，起初蔣中正不讓他來，老蔣不要投降的人，後來李彌先去了香港，再回來臺灣住新店。(待續)